

疑慮證詞作為臺灣清法戰爭之見證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文本考證*

黃瀨任 鄧雅森**

摘要

本研究分析自2000年代以來，由臺灣學界塑造、作為清法戰爭（1884-1885）第一手見證文本《孤拔元帥的小水手》（*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的應用與考證。《孤拔元帥的小水手》最初於1890年至1891年間以連載方式出版，被遺忘一個多世紀後，重新出現在討論福爾摩沙遠征的學界中。這樣的重新發現，衍生出歷史研究方法論的探討。本文首先透過對該證詞進行文本與校對的批評，研究該作品潛在作者的身分，以證明這部被視為戰爭真實證據的敘述，內容雖然基於真實事件，但無疑在事後經過不少修改。其次，藉由分析該作品的不同中文譯本及其在學界的應用，探討這份證詞被當作史料的景況，說明該作品目前在相關研究中的地位。《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除了作為法軍對福爾摩沙遠征資料素材外，該部受殖民風格啟發的大眾連載小說，或許更反映了十九世紀末法國期刊界的情況，而非補足「官方歷史」的缺空；而小水手在臺灣的重新問世亦成為一面鏡子，除了折射出以福爾摩沙為中心的家國敘事形塑，也揭示了跨語境史料在信賴機制上的不穩定性。

關鍵詞：清法戰爭、研究方法論、殖民戰爭、歷史知識生產

2024年11月7日收稿，2025年4月1日修訂完成，2025年11月5日通過刊登。

* 本文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指正與建議，特此致謝。

** 作者黃瀨任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鄧雅森（Arsène Donada-Vidal）係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碩士及法國國立文獻學院研究生。

一、前　言

大眾史學近年來在臺灣社會因學界推動而日漸受到重視，加上區域研究的發展，使得清法戰爭雖然不是主流，但長期仍受到關注。將歷史通俗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見到《孤拔元帥的小水手》（*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的「小水手」的角色被應用、強調，家書的感性特質也被不少作品採納，發揮抒情功能；¹相反地，在法國，有關這場戰役的討論以及大眾對該戰役的認知，近乎於零，更不用提《孤拔元帥的小水手》所帶來的討論與再現。這場戰役在法國完全被遺忘，雖然法國學術界有許多關於中國十九至二十世紀的歷史和殖民地歷史的研究，對於清法戰爭的討論卻寥寥無幾。從社會大眾的角度來看，這場戰爭的記憶在法國境內幾乎不存在。

清法戰爭是一場法國與清朝在中南半島（印度支那半島，Indochine）、中國沿岸、臺灣和澎湖爆發的戰爭。1862 年越南阮朝與法國簽訂《第一次西貢條約》，法國合併交趾支那；1874 年《第二次西貢條約》使得越南置於法國保護之下。清方對此感到不滿，儘管多次協議，仍使雙方關係日漸惡化。由於法方對清方撤兵日期誤解，雙方於 1884 年 6 月 23 日在北黎（Bắc Lê）發生衝突。其後，歷經兩江總督曾國荃與法國駐清公使巴德諾（J. Patenôtre）談判困難，法國總理茹費里（J. Ferry）電令巴德諾以武力威嚇清朝。1884 年 8 月法國海軍少將李士卑斯（S. Lespès）攻擊基隆失利，孤拔（A. Courbet）則於該月底攻擊清方福建沿岸海防。清方在該年 9 月 6 日發布宣戰上諭，法國則因需要利用東亞中立港口，加上國內政治局勢，始終未對清朝正式宣戰。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以年輕的見習水手在戰爭期間寫給母親和一位「朋友」的信件形式刊出。內容首次刊登於 1890 至 1891 年《地球畫

1 淡水古蹟博物館，「淡水風雲 決勝西仔反」影片，2020.12.15，https://youtu.be/v5vktvpIBu8?si=llcgYv8gg_8vCM0P (2024.5.5 上網檢索)。劇場作品「西仔反傳說」曾在 2011 年與 2013 年兩次運用小水手 Jean 角色，作為豐富法軍形象、平衡呈現運用。李宜樺，「淡水藝術節的環境劇場作品（2009-2013）——歷史再現、主體形塑與觀光凝視」（臺南：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碩士論文，2014）。

報：旅行、小說、冒險、奇觀、捕魚、打獵》（*La Terre illustrée : voyages, romans, aventures, curiosités, pêches, chasses*）第 1 至 26 期，由 Louis Boulanger 出版社出版。畫報只提供兩個關於小水手資訊：一個是他的名字和姓氏首字母「Jean L.」，另一為第一封信前的引言：「我們有幸收到十分有趣的信件，這些信是小水手在孤拔元帥戰爭期間寫給母親的信，從閩江戰役一直到這位法國英雄去世。這些信生動純真，完整地記錄了這段輝煌戰役，細節之真實甚至比官方報告更為詳盡。」這部連載作品 1895 年由 Boulanger 出版社再次以書籍形式再版，並收錄於「冒險與旅行」（“Aventures et voyages”）系列，副標題為「富有戲劇性、滑稽又真實的故事」。² 該版本由 24 個篇目（即 24 個日期）組成。³ 當時法軍船員會根據郵輪出發情況延長信件內容，一封信中經常記錄多個日期，因此不能簡化視內容僅有 24 封信。⁴

本文透過追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作者的身分，說明該出版品的編輯與內容問題，亦分析該著作的中文版出版情況與版本比較；藉由探討該原著作與中文譯作的「瑕疵」與特點，說明報刊文化與印刷內容的生產背景，對十九世紀末的法國與當代臺灣兩個世界的影響。

2 本文引述主要使用保存於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的版本：Jean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in *Lectures pour tous*, vols. 1-2 (Paris: L. Boulanger, 1895[1891])，館藏號為 8-Y2-17480，以及存放於阿瑟納爾館（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的 *La Terre illustrée : voyages, romans, aventures, curiosités, pêches, chasses*, volume de 1ère année (Paris: L. Boulanger, 1890)，館藏號為 4-JO-10505。

3 24 個日期為：1884 年 8 月 23 日、1884 年 8 月 25 日、1884 年 8 月 30 日、1884 年 9 月 20 日、1884 年 9 月 22 日、1884 年 9 月 24 日、1884 年 9 月 26 日、1884 年 10 月 5 日、1884 年 10 月 15 日、1884 年 10 月 17 日、1884 年 10 月 25 日、1884 年 11 月 2 日、1884 年 11 月 30 日、1884 年 12 月、1885 年 1 月 1 日、1885 年 1 月 30 日、1885 年 2 月 25 日、1885 年 2 月 27 日、1885 年 3 月 15 日、1885 年 3 月 16 日、1885 年 4 月 5 日、1885 年 4 月 25 日、1885 年 6 月 15 日、1885 年 6 月 22 日。

4 信件書寫與日期的對應情形可見科邦的信件手稿。（法）科邦（René Coppin）著，季茱莉（Julie Couderc）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 1884-1885》（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

二、協尋「Jean L.」：文本研究

筆者 2021 年初次閱讀刊載於原畫報上的《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該作品作為戰爭證詞之一，立即引起筆者對其完整性與來源的疑心。這些初步的懷疑並不是因為證據確鑿，而是基於研究者的「直覺」，即無意識地將該作品內容與過去曾密集閱讀過的類似史料和證詞做比較。對於熟悉清法戰爭第一手資料的研究者而言，這份證詞有一些怪異之處，像是過於明顯的置入句、不自然的對話等。這些情況在書信中並不常見，甚至還有一些是似曾相識的表達方式。這也是研究者龐維德在 2021 年 11 月提出過的看法。⁵因此，筆者認為必須對《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進行批判與文本分析。

仔細閱讀小水手的信件，更進一步可以知道幾個關於他身分的重要資訊。例如：出身為布列塔尼、年輕，以及他在不同船隻上的經歷（首先是 Volta 號，之後是 Bayard 號）。而關鍵之一是該畫報的出版年——1890 年——即清法戰爭結束五年後，當時的文學作品仍處於萌芽階段，許多現今成為該戰爭重要參考文獻的書尚未問世。⁶然而，小水手對於某些涉及細節和數量的敘述，在 1890 年之前出版的其他戰爭證詞中，並未出現。這些細節和趣聞反而可以在法國海軍部和外交部檔案中得到應證。關於法軍艦隊在中國沿岸數個月的活動，沒有人能夠寫出如此精確的證詞。於是，我們得以推斷：無論作者是誰，他必定是一位親歷戰爭的士兵，且直接見證過這場戰爭。筆者在 2021 年至 2022 年間不斷努力，但未能找到這位小水手的身分。⁷最終，透過對比小水手的證詞與戰爭期間重大事件之一

5 (法)龐維德 (Frédéric Laplanche) 著，徐麗松譯，《穿越福爾摩沙 1630-1930：法國人眼中的台灣印象》(新北：八旗文化，2021)。筆者於 2022 年 5 月 3 日聆聽龐維德在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 (Centre d'Études Français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 CEFC) 之演講後，與其通信，龐維德於信中提出該看法。

6 清法戰爭相關之書目與相關檔案列表，可見 “Once Upon a Taiwan”，<https://donada.notion.site/Once-Upon-a-Ta-wan-ab245103b3a74996b797147e1346d3e0?pvs=4> (2024.6.27 上網檢索)。

7 包含水手學校名簿、布列塔尼各市鎮戶籍、船隻航海日誌、傷員名單、晉升建議書，以及《地球畫報》編輯委員會的通信紀錄等。法國國防部國防歷史編纂部 (Service

的石浦海戰（le torpillage de Shipu）證詞，才得以確認小水手的身份。

事實為 1885 年 2 月 14 日當晚暗無星月，兩艘裝載魚雷的蒸汽小艇奉命擊沉被困在石浦灣的兩艘中國護衛艦。根據小水手內文，任務不久前，有一小艇成員生病，而「Jean」自願頂替執行任務。⁸ 次日，船員成功擊沉兩艘中國護衛艦，滿載榮譽而歸，法方僅有一人陣亡。

蒸汽小艇指揮官 Émile Duboc (1852-1935) 和 Palma Gourdon (1843-1913) 發出的兩份官方報告，以及孤拔向海軍部提交的報告，都與小水手當晚的個人證詞大致相同。⁹ Gourdon 的報告中，則列有小艇的船員名單，當中出現了「Le Du，一級機械師」之名。¹⁰ 「Le Du」也出現在筆名為 Dick de Lonlay (1845-1893) 的記者作品中。¹¹ 該記者曾在清法戰爭結束後，登上返法的 Bayard 號，而 Bayard 號正是小水手待過的船艦。Dick de Lonlay 撰寫過有關福爾摩沙戰役的軼事書，書名為《海軍中將孤拔與 Bayard 號：敘事和回憶》(*L'amiral Courbet et le Bayard : récits, souvenirs*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以下簡稱 SHD)，département Marine de Brest；Les Archives de Brest (<https://archives.brest.fr/>)；SHD Rochefort 與 Cherbourg 檔案分館 (2C、3C 系列)；SHD Vincennes MV BB 4 系列。

8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1895), 1:130. 以下註釋包含頁數者，均為 1895 年出版之版本。

9 Émile Duboc 為海軍軍官，熱衷軍事科學，特別關注當時仍為新穎且富有潛力的魚雷技術。1885 年他擔任 Bayard 號的魚雷官，並與同事 Palma Gourdon 在石浦海戰中以魚雷作戰表現突出。Duboc 之報告收錄於 *L'affaire de Sheï-Poo*, ed. Henri Gautier, in *Bibliothèque de souvenirs et récits militaires* (Paris: 1897)，存放於 SHD MV 18 GG 2, Papiers du général Bouet (Bouet 私人收藏)；Gourdon 之報告則於 SHD MV BB 4 1555, Archives de la division navale des mers de Chine (中國海域海軍分隊檔案)；孤拔之報告則於 SHD MV BB 4 1968, *Mouvements des bâtiments, lettres reçues*, 1885 (船隻動向，來信，1885 年)。

10 我們可知小水手被晉升為一等兵，因為他在戰爭期間獲得晉升。機械師的身份則屬於軍隊中的專業職位。

11 Dick de Lonlay 為記者、作家，本名 Georges Hardouin。他積極參與殖民相關議題，特別關注清法戰爭，以及廣義上的越南殖民進程。雖然清法戰爭期間他人不在亞洲，但在蘇伊士 (Suez) 登上從澎湖返法的 Bayard 號。當時 Bayard 號載著孤拔的靈柩，他也因此有機會直接採訪參與過福爾摩沙戰役的法軍，並記錄孤拔在耶爾 (Hyères)、巴黎與阿布維爾 (Abbeville) 的葬禮。

historiques，由 Garnier frères 出版社出版)。該書中提到 Le Du 是 1885 年 8 月 26 日孤拔遺體於南法耶爾 (Hyères) 上岸時在場人員之一。遺憾的是，石浦魚雷襲擊後所拍攝的三張小艇船員照片中，沒有一張有 Le Du 的身影，他的長相仍然是個謎。

得知小水手的姓氏「Le Du」之後，加快了後續的研究進展，但仍未完全解開謎團。雖然畫報稱他為 Jean，他自己也在信中以第一人稱「Jean」或「你的小 Jean」(“ton Jeanniot”) 自稱，但根據 Bayard 號的命令冊 (*cahier d'ordre*) 所記，因石浦海戰獲得軍事勳章的名單中，姓 Le Du 的人被記載的名字卻是「Le Du (Pierre Marie)」。¹² 命令冊是艦長下命令時，為了保留紀錄而另外寫一份備份的簿冊，可視為不具官方效力的命令副本。也就是說，他真正的名字可能根本不是 Jean。

但可知的是，這位姓為 Le Du、名字不確定的人，其子是一名上校。小水手的兒子—— Le Du 上校在 1940、50 年代為了紀念已故的父親做出不少努力。¹³ 他曾在 1939 年 2 月 18 日參加前述蒸汽小艇指揮官 Émile Duboc 的紀念碑揭幕儀式，而當時的副海軍上將 Mornet 在演講中亦提到其名。¹⁴ 這篇演講被錄製下來，至今保存於 José Sourillan 的藏品中。¹⁵ 而在 1953 年至 1954 年期間，小水手之子與《理工學院報》(*La gazette étudiante de l'École Polytechnique*) 往來書信中，有一篇關於石浦魚雷襲

12 該檔案中，「Le Du」只可能是「Jean」。因為在小艇上唯一姓氏以「L」開頭的士兵為 François-Louis Luslac，他的軍階和小水手不同。SHD MV BB 4 2487, *cahier d'ordre du Bayard* n° 11, ordre n° 2100.

13 其兒可能是 Georges-Eugène Le Du (?-?)，時任憲兵隊隊員。1921 年晉升為上尉，1933 年為指揮官，1940 年為中校並於 1946 年 3 月退休。可見《官方公報》(*Journal Officiel*, 1921 年 3 月 26 日、1933 年 12 月 29 日、1940 年 8 月 8 日、1946 年 4 月 4 日) 與他 1939 年以指揮官身分出現在錄音記錄（見註 15）中以及 1953 年《理工學院報》提到他已經退休為上校的記錄（見註 16）相符。

14 可見以下報導：“À la mémoire du commandant Duboc”（紀念 Duboc 指揮官），*Excelsior*, February 19, 1939; “Le souvenir du héros de Shei-poo a été glorifié aujourd’hui”（今日讚揚石浦英雄之記憶），*L'intransigeant*, February 19, 1939; “À la mémoire du commandant Duboc”（紀念 Duboc 指揮官），*Le Petit Parisien*, February 19, 1939.

15 2019 年移交至 Laboratoire historique de recherche d'Auvergne-Rhône-Alpes (LAHRA)。Collection José Sourillan, Chine, prise du Tonkin 1882-1885: February 21, 1939, bande

擊的文章。而且，在他寫給報社的信中，也提及他的父親以及他對長官的無條件愛戴，這與 1890 年《地球畫報》所刊登的敘述不謀而合。學生的報導當時寫道：「(船裡的) 第二位機械師 Le Du 曾參與二號小艇的武器裝卸，後來成為艦隊的檢驗機械師；他十分崇拜 Gourdon 指揮官和 Duboc 海軍中尉，並將該次行動的成功歸功於他們。這位老兵經常向孩子談起他在 1883-1885 年經歷的戰役，他也把對這兩位前指揮官的崇敬傳達給了子女。他的兒子已退休的 Le Du 上校，也把對去世無後的 Gourdon 上將的感恩之情視為神聖的責任，認為國家應該感謝他。」¹⁶

三、原始文本的操作手法

根據前述，我們知道「孤拔元帥的小水手」確實存在，他的證詞與其他戰友的證詞相符，他的兒子甚至親自證實了他的事蹟。儘管這位作者存在且其證詞具有獨特性，也不能讓研究者斷言，畫報確實原封不動地轉錄了他的信件。由於缺乏原始信件，我們也無法百分之百確定以下揭示的內容，是否為編輯部故意操作的結果。如果將這些刊載的信件與其他檔案中參與戰爭的法軍通信進行比較，即能看到最初步的操作痕跡。¹⁷

(一) 通信格式與內容修改

透過比較，可以知道這些信件有被刪減，像是刪掉所有不必要的、偏離戰爭敘述的部分，包括提及家人近況與健康狀況、信件接收或發送的基本的資訊、禮貌性用語、日期和地點等。基本上，所有的信件都是從回覆剛收到的信開始，但在小水手的描述中卻沒有這一部分。另外，顯而易見

magnétique, discours du vice-amiral Marner; Collection José Sourillan, Chine, prise du Tonkin 1882-1885: February 21, 1939, bande magnétique, discours du vice-amiral Marner à l'inauguration du monument au commandant Émile Duboc à Neuilly-sur-Seine. 可由 Phonobase 收聽：<http://www.phonobase.org/10658.html> (2024.7.21 上網檢索)。

16 “Un Magnifique fait d’armes à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La Jaune et la Rouge* 62 (June 1953): 38.

17 (法) 鄧雅森 (Arsène Donada-Vidal) 著，黃淑任譯，〈「一種難以釋懷的悲傷」書寫戰爭的暴力——法軍在福爾摩沙遠征（1884 年 -1885 年）的記憶建構與寫作策略〉，《師大台灣史學報》16-17(2024.2): 235-253。

的是，畫報大量修正了拼字。一位大約 17 歲的見習機械師，沒有接受過特別的教育，顯然會在信件中，不時出現一些拼字錯誤。但是，修正拼字是編輯常見的做法，所以並不能視為偽造內容，僅可被視為是拼字校對。

同樣需要注意的是，當畫報在 6 月 22 日以簡短的「在這裡結束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通信。我們希望讀者在閱讀這些信件時，能感受到跟我們在轉錄這些信件時所體會到的同樣快樂」作為結尾。彼時，雖然戰爭已經結束，但是所有軍人仍持續寫信直至 9 月；也就是說，從 1885 年 7 月撤離澎湖群島至法國的漫長旅途，書信往來並未因此停止。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期。因為畫報編輯委員會的做法隨著期數推移，改變了日期編排。一開始的信件中，所有的篇目（日期）都有轉錄。即使沒有特別標註，研究者也能推測出同一封信中包含多個日期。例如，9 月 20 日一則以「我暫停一下，有人叫我去見中尉」結束。¹⁸隨後，我們看到緊接著出現了三個更短的日期為 9 月 22 日、24 日和 26 日。這是非常典型的情況，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當還沒有實際寄出信以前，法軍士兵會不斷在信中增加內容。從 3 月 16 日的信中也可以看到：「我繼續寫我的信，昨天開始有了新情況……」。¹⁹然而，從 12 月開始，畫報不再標註確切日期，於是乎，整個月只有一個篇目，變成只有簡單地標題「12 月」，其中包括一篇不太可能只是單一封信的長篇敘述。²⁰一般的信件並不會超過兩到三張雙面信紙。²¹

因此，我們可以推測，畫報編輯將多封信件合併為一，以形成一個完整的連載故事。筆者希望相關研究者至少能注意到這些編輯的操作痕跡。當然，這種操作雖然沒有重寫文本，卻也是對文本進行重新排列，並以特定的形式呈現。這種形式並非無意為之，因為藉由最大限度減少與故事無

18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1:34.

19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1:164.

20 實際上，確實有些法軍寫了很長的信（例如 Nielly 號的科邦寫過長達十張雙面信紙的信），但此信算是例外。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清法戰爭期間 Rene Coppin 書信 23」，1884 年 9 月 9 日信件，登錄號：2011.012.0193。

21 1883 年至 1885 年間，在海軍軍官 Dartige de Fournet (1856-1940) 寫給父母、超過 65 封的信中，沒有一封超過兩張雙面信頁。檔案號：SHD MV 5 Mi 109。

關的元素，確立了一種小說般的定調。小水手的敘述在畫報各期之間的斷裂，事實上也是經過精心篩選的，為的是吸引讀者購買下一期。而這個假設也得到了來自該畫報編輯委員會的進一步證實，他們曾公開承認提供給讀者閱讀的文本有經過修改。這段簡短的花絮從未被提及或翻譯給中文世界的研究者：

拋掉寫作風格與編寫，求真實與準確，能引起回憶與詳細書寫，就是我們（向讀者們）要求的。《地球畫報》的主編對所有讀者呼籲，邀請讀者們按照我們所指示的方向，提供我們任何記錄。記錄地越完整詳細，我們就越歡迎。如果記錄的形式允許，我們將完全照原樣發稿。如果需要調整，我們的編輯會把這些記錄當作資料，進行修改與整理。²²

（二）文本的相似敘述

除了上述的內容之外，《孤拔元帥的小水手》也至少包含一段與前面提到的記者兼作家 Dick de Lonlay 所撰寫的書有著十分相似的改寫內容，儘管 de Lonlay 的描述比小水手的描述更為詳細。以下舉例：該情景是當小水手把孤拔去世的消息告訴母親時，他開始描述自己對孤拔的無限崇拜，而兩人對於 Bayard 號船艙的描述類似，似乎也是理所當然（如果不一樣的話似乎也會令人驚訝）。但是，奇怪的是對於一些細節，如物件、衣物等的描述順序，小水手和 de Lonlay 的描述完全相同。同理，我們也可以質疑，為什麼所有士兵都用品質不高的信紙，向家人報告最重要的事情的時候，小水手卻花大量篇幅向母親詳細描述孤拔的船艙。以下完整列出兩文本的一節，並將小水手的部分加粗，de Lonlay 的文本以斜體表示。以下可見，兩個文本不只結構，連描述順序都一致。法文見附錄一。²³

【小水手】那位上將可以自豪地說，他的生活非常有規律。如果不是因為過度勞累，他本該活到一百歲。他每天早上七點就起床了，像一匹駿

22 該引文可見於 *La Terre illustrée*, volume de 1ère année, 15. 該期之後的刊末也有出現同樣字句。

23 Dick de Lonlay, *L'amiral Courbet et le Bayard : récits, souvenirs historiques* (Paris: Garnier, 1886), 8-11;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2:27-29.

馬一樣用冷水洗澡。服侍他的水手，Jean 也非常喜歡他，像對待小情人一樣照顧他：一大早就幫他刮鬍子。你想知道他是怎麼穿衣服的嗎？

[*de Lonlay*] 上將在整個中國戰爭期間的生活是非常有規律的。每天早上，不論夏天還是冬天，他都在七點到七點半之間起床，並非常徹底的洗澡，用冷水洗澡，由他忠實服侍的水手 Jean 幫忙擦拭。

【小水手】夏天，他穿著一件藍色的法蘭絨外套，配有金扣，袖子上有三顆銀色星星：白色布料的褲子和綁腿。穿著高領襯衫和黑色領帶，戴著白色頭盃，上面有 Bayard 號的黑色絲帶。他真是優雅又瀟灑！我見過很多得意洋洋的軍官，但在他面前都顯得寒酸，特別是，說句不該說的話，指揮官的習慣讓他有一種迷人的風度。他很冷靜，當他把手插在口袋裡悠閒散步的時候，只要看著他，你就會想說：「那是上將！」

[*de Lonlay*] 然後他刮鬍子，夏天，他穿上以下服裝：高領襯衫、黑色領帶、藍色法蘭絨雙排扣外套，配有金扣，袖子上有三顆小銀色星星。白色布料的褲子和綁腿。在閩江，他戴著一頂黃色草帽，上面有「Volta 號」金色字樣的黑色絲帶，而在基隆，他戴著一頂白色頭盃，上面有「Bayard 號」的黑色絲帶。

【小水手】冬天，法蘭絨稍厚一點，僅此而已。

[*de Lonlay*] 冬天，上將穿著一件法蘭絨紅衣，三顆星星，藍色褲子和一頂鑲有金線和星星的帽子。

【小水手】他有一個動作我們大家都很熟悉，那就是把一隻手插在外套口袋裡，用另一隻手搖晃他的單片眼鏡。這副單片眼鏡對我們來說是個晴雨表：當它平靜地搖晃時，這意味著一切順利，沒什麼問題；但當出現不好的預兆時，這副該死的單片眼鏡就會像得了舞蹈症（*danse de Saint-Guy*）一樣劇烈搖晃。

[*de Lonlay*] 上將穿戴整齊後，會在他的小陽台散步半小時，觀察整個艦隊，通常左手插在外套口袋裡，右手搖晃他的單片眼鏡。

以上只節錄一片段，但相似的情況，皆可在描述孤拔生活的幾個段落中應證。以上的節錄還包含一意義重大的錯誤：小水手提到一位名叫 Jean

的服侍水手，這個名字也出現在 de Lonlay 的作品。然而，轉錄的人忽略了應該置於「Jean」後方的第二的逗號。這裡表示轉錄的人認為是小水手 (Jean) 的第三人稱自稱，而實際上 de Lonlay 指的是另一位同樣名為 Jean 的水手。因此，這句話本來應該是寫為：「他的服侍水手，Jean，也很喜歡他。」

(三) 拼字問題

以上指出的並不是單一的錯誤，還有某些錯誤程度甚至讓人疑惑。尤其，以亞洲人名而言，有時會因為手寫體的錯讀而導致最終印刷的錯誤。有些錯誤非常明顯，而且從 1890 年畫報版本再製到 1895 年書籍版本的過程中，已被修正。例如：「北京」曾被錯寫為「Pékiu」。²⁴ 最常見的錯誤確實與字母的寫法有關（如「n」、「u」、「m」和「v」）。例如，畫報與書籍兩個版本都出現了「Lui Meng-Chuan」，而正確應該是「Liu Meng-Chuan」；²⁵ 古茲拉夫 (Gutslaff) 的電報站也變成了「Gustlaff」。²⁶ 這些拼字錯誤顯示小水手證詞的真實性，因為表示這些內容都是由畫報的某位一般員工，根據真實的手寫信件轉錄的。會這樣說的原因是，當一篇文章是為出版而寫作時，亞洲人名通常都會以大寫字母或特別清晰的方式書寫。²⁷ 而如果這些名詞是由一位精通出版的內行人，直接依照已經出版的印刷品撰寫，顯然不會犯這些錯誤。

此外，不少已公開且認證為真跡的軍人信件，其中也有這樣的類似錯誤。²⁸ 然而，轉錄的問題也能引發我們懷疑。因為從 1884 年 8 月到 10

24 該錯誤出現於雜誌第 11 期，後續刊物中已更正，見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92.

25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1:45. 其他如：「N'guen Tew」島應該是「Nyew Tew」，見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1:133; 士兵阿爾諾 (Arnaud) 變成了「Aranaud」，見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1:136.

26 見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1:166.

27 此處以嘉諾 (Eugène Garnot, 1857-1925) 作品《1884-1885 年法國人遠征福爾摩沙》手稿為例，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登錄號：2010.018.0024.0001。

28 相同情況也出現在兩個案例中：一為 SARDA Jean 化名為 DARAS Jean 出版的作品《福爾摩沙 (1884-1885)：戰地筆記》(*Formose [1884-1885], notes de campagne*) 中，士兵「De Fenoyle」的名字變成「De Feuvyle」、「île Palm」變成「île Pahn」。

月的最初紀錄中，一些極容易出現錯誤的詞彙，像是福州戰役的中國船名（如：Yu-yen、Fou-sing），或者是與福州閩江入海口相關的地理名詞（如：Kimpaï 水道、Mingan、Matsou）並沒有出現任何轉錄錯誤。但是，Yu-yen 在 1885 年 2 月的篇目中，卻變成了「Yun-yen」。²⁹ 這或許是因為《地球畫報》的主編 Charles-Lucien Huard ——他是一名清法戰爭的專家——一開始親自監督轉錄工作，之後才將工作交給其他員工，導致後面出現錯誤的情形。³⁰

（四）預示性描述

另外，也有其他令人驚訝的地方，包含一些過於明顯的預言性發言、離題，甚至理應不該出現的置入性描述，像是小水手預言了孤拔的死亡。1885 年 6 月 11 日孤拔因阿米巴痢疾（dysenterie amibienne）去世的消息讓當時的人都很震驚，但是，小水手卻在兩個月前 4 月 25 日的篇目（這是孤拔去世前的最後一封信）結尾寫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感到很不安。不是因為我生病了……但這完全是心理上的……我覺得好像有不幸的事即將發生。我胸口感到壓抑，還有想哭的衝動，毫無理由……這感覺像是預感……。³¹

還有一個置入性描述則可以證明是虛構的。該份證詞的開頭、第一篇目當中，小水手對福州戰役的敘述戛然而止，然後突然開始介紹清法戰爭的歷史背景。這個置入內容似乎是由編輯部編寫，為的是服務那些可能因

Daras Jean, *Formose (1884-1885), notes de campagne*, in *Souvenirs et Mémoires*, ed. Paul Bonnefon (Paris: Lucien Gougy, 1900), 5:269, 441. 另一為孤拔信件出版品中，黑旗軍將領劉永福「Liu Vin Phuoc」變成「Leuvvinphuoc」，見 Théodore Cahu, *L'Amiral Courbet en Extrême-Orient : notes et correspondance* (Paris: Léon Chailley, 1896), 186.

29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1:143.

30 Charles-Lucien Huard (1837-1899) 是一位多產的報刊主編與作家，也是法國殖民運動的擁護者。他以多個筆名為人所知，其中包括 Lucien d'Hura。他以投身畫報聞名，最初活躍於諷刺漫畫領域，後來經常參與以異國風情、旅行與科學為主題的刊物編輯與撰稿工作。

31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2:18.

故事開頭就直接進到情節發展而感到茫然的讀者，幫助他們重新理解十九世紀末的「中國事務」（“affaires de Chine”）。

所以，你是知道這段歷史的：中國人是一些無賴，他們一邊簽署條約，另一邊又用劃線刪掉。據說，在天津，Fournier 指揮官簽署了一項協議，一切本應結束……噢！當聽到諒山事件時，我們都非常生氣！³²

最後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即是在石浦魚雷攻擊行動中，小水手完成了一的動作——卸下旗竿。然而，在指揮官 Gourdon 的報告中，這個動作是由一位名為 Yves Montfort (?-?) 的魚雷艇隊長完成，這個描述使得真相變得更加撲朔迷離。³³

能夠解開這段歷史之謎的關鍵之一是一位名為羅瓦爾（Maurice Loir, 1852-1924）的軍官。³⁴因為小水手證詞改寫來源主要有二：一是前文提到的記者作家 Dick de Lonlay 著作，另一是所有研究過或接觸過有關孤拔戰爭的人都熟悉的作品——羅瓦爾所寫的《孤拔將軍的艦隊》（*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³⁵該書於 1885 年出版。³⁶這本書在當時馬上成為清法戰爭的參考書目，以至於許多作品都直接引用羅瓦爾的內容，卻未必有標註。例如，以下這段讓人聯想到前文所提到的段落：

32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1:3. 最後一句話令人震驚，因為當小水手在 1884 年 8 月寫這封信時，諒山事件根本還沒有發生。諒山事件即是所謂的「海外領地的色當」（*Sedan d'Outre-mer*，意指如普法戰爭色當戰役的慘敗般），導致茹費里的下臺，且發生在 1885 年 3 月，即這封信所謂的寫作日期的五個月後。撰寫這段內容的人，可能不小心混淆了諒山事件和確實在 1884 年 6 月導致清法雙方衝突重啟的「北黎事件」兩者。這兩起事件均在法國國內引起騷動，畫報的編輯可能無意中混淆了這兩起事件。

33 指揮官 Gourdon 的報告見 SHD MV BB 4 1555, Archives de la division navale des mers de Chine (中國海域海軍分隊檔案)。

34 羅瓦爾，曾任海軍軍官，後來成為專門撰寫海軍相關主題的作家。他在清法戰爭期間，曾搭乘 *La Triomphante* 號參與孤拔的軍事行動。

35 事實上，羅瓦爾並未經歷整場戰役，他在 1884 年 11 月 1 日搭上 *Tarn* 號離開艦隊，返回法國，因此並未親身經歷 1885 年在臺灣發生的事件。見檔案號 SHD MV BB 4 1644, états des passagers à l'arrivée à Toulon, 1884 (1884 年抵達土倫〔Toulon〕乘客名單)。

36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aris: Berger-Levrault, 1894[1885]).

(上將) 跟往常一樣冷靜，總是穿戴整齊，身著中國法蘭絨製的制服外套，鞋上戴著白色綁腿，頭戴一頂白色草帽，黑色絲帶上寫著 Bayard 號的金色字樣。³⁷

這段話在魚雷攻擊行動指揮官 Émile Duboc 的回憶錄中被逐字引用，卻未有註釋。³⁸ 小水手的證詞中，也有幾個與羅瓦爾書中字句相符的例子，讓人懷疑是否用了類似的方法。例如：他聲稱在澎湖戰役（1885 年 3 月 25 日）中獲得了一份包含所有戰爭船隻的紙條：「戰爭一開始，有人給我看了文件，我還經過允許複製了內容。這會讓你了解在海上，命令是如何形成的。」接下來是命令的複本，而這些命令首次問世是在羅瓦爾的書中。³⁹ 當然，我們一樣無法確定畫報編輯加入多少來自羅瓦爾的資訊。

（五）軼事的高度重疊與轉錄錯誤

在 12 月和 1 月的篇目中，小水手向母親講述一系列法軍在占領基隆期間發生的軼事。這些軼事對清法戰爭研究者來說，都很熟悉，因為所有回憶錄的法軍都不厭其煩地講述這些故事。因此，這些故事出現在小水手的證詞中並不奇怪。

其中一個軼事，可以從其他作者的作品中應證，也非常符合該信的架構。首先是寫於 1 月 1 日的信中，提到了三天前發生的埋伏行動，導致兩名士兵在與兩名間諜接觸時喪命。然而，一封更之前的信中，小水手依序講了三個軼事，一為雜貨商賣東西的價格過高，二為因想買一隻雞而掉入陷阱，三為臺灣人洗劫法軍墓地一事。這三個故事在羅瓦爾的書中也是按照相同的順序講述（雜貨商、陷阱，然後是墓地）。值得注意的是小水手敘述這些軼事的方式，尤其在寄給雙親的書信中附上對話，並不常見。但是，小水手描述基隆法國雜貨商的醜聞和賣雞者的陷阱時，均附上了篇幅特別長的對話，例如雜貨商的故事（篇目「12 月」）包含 43 行直接引述

37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109.

38 Émile Duboc, *35 mois de campagne en Chine, au Tonkin. Courbet, Rivière (1882-1885)* (Paris: Charavay, 1898), 251.

39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249.

的對話，並附有插畫。這樣的篇幅在清法戰爭的書信往來中，前所未見。而事實上該名雜貨商為香港 Marty 公司的代理人，是一位名叫 Baptist 的美籍法裔，也確實被認為有售價過高的情況，且有多個故事與小水手經歷類似；⁴⁰ 賣雞者陷阱的故事中則有 20 行對話，這和我們知悉的其他資料相比，也是過多。⁴¹ 小水手的敘述中，確實富有相當的戲劇性和表現力，他實際上也在文字中顯示特別關注自己的寫作風格，像是他在戰爭結束時寫道「你不覺得我的寫作已經有所改進了嗎？」⁴² 但是，在信件內容展示出大量的對話，仍讓人心生懷疑。

更耐人尋味的是，賣雞者陷阱的故事中，小水手提到他是和一位名叫「Zéphir」的同伴一起。然而，這個相同的軼事也出現在羅瓦爾和 de Lonlay 的著作中，只是主角是另一個人，而且是單獨一人。⁴³ 小水手還提到賣雞者陷阱的另外一位當事人：「後來我知道了，他（海軍上將孤拔）也曾經歷過幾乎相同的遭遇……一位營長的侍從官也被引誘進陷阱，被殘忍地砍頭！」但是，在官方資料中，只提到過一位士兵遭遇賣雞者陷阱的情況。此外，同伴的名字「Zéphir」聽起來也不真實，因為「Zéphir」是泛指福爾摩沙的非洲營士兵。這可能是一個轉錄錯誤（將「一名 Zéphir」誤讀為「Zéphir」這個人），但更有可能只是虛構的人物。

還有一個關鍵點與小水手在福州戰役中受傷事件有關。當時，小水手大腿中彈，差點因此截肢。然而，查閱孤拔的個人檔案以及他對福州戰役的詳細報告，8 月 23 日至 30 日的 48 名官方傷員名單中，並未見 Jean

40 Daras, *Formose*, 263, 332. 另可見香港領事通信 SHD MV BB 4 1537, dossier Hong Kong: Déjardin à Courbet; Paul-Anatole Thirion, *L'expédition de Formose : souvenirs d'un soldat* (Paris: Henri Charles-Lavauzelle, 1898), 44;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191; Eugè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aris: C. Delagrave, 1894), 90; Charles-Dominique-Maurice, Rollet de l'Isle, *Au Tonkin et dans les mers de Chine : souvenirs et croquis (1883-1885)* (Paris: E. Plon, 1886), 142.

41 「12 月」第 94 至 103 頁，以及「1 月 1 日」第 103 至 114 頁。

42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April 25), 2:15.

43 de Lonlay, *L'amiral Courbet et le Bayard*, 97;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192.

Le Du 的名字。⁴⁴ 同樣，若根據小水手的描述，他應該是待在由拉圖爾 (François Joseph Antoine Adolphe Latour, 1851-1901) 所指揮的 45 號魚雷艇上，該魚雷艇在 8 月 23 日擊沉福星號 (Fuxing)，但仍無證據證明他的身分。比較檔案與證詞的過程中，小水手聲稱他在 9 月 29 日從 Duguay Trouin 號轉調至 Bayard 號。Bayard 號的命令冊記錄了所有船員之間的轉調情形，確實顯示在 9 月 8 日至 25 日之間有船員與船隻之間的變動，然而當中既沒有 Le Du 的紀錄，也沒有任何參與石浦海戰的船員紀錄。⁴⁵

面對以上一連串令人迷茫的情況之外，也必須提出幾個質疑：如果說刊登的插畫是專為該畫報而繪製的，那麼為什麼接續的幾篇小水手連載的插畫，卻都與一本由該畫報主編 Charles Lucien-Huard (1837-1899) 所著、講述 1883-1885 年清法戰爭相關內容書中的插畫一模一樣？而且這本書和《地球畫報》還碰巧都是由 Louis Boulanger 出版社所出版？⁴⁶

綜上所述，我們所指出的證據當中，有一部分毫無疑問純屬巧合，因為我們無法百分之百證明事實為何。然而，筆者認為有必要將這些蛛絲馬跡展示出來，並將其作為潛在疑點。由於缺乏確切、實在的證明，我們只能透過一系列或強或弱的線索來分析該文本改寫的可能性，而上述提到的情況也曾未被研究該文本的學者揭示過。本研究把 Le Du 的案例與經歷推敲至極，這些線索讓我們可以讓最初的假設更站得住腳，即：小水手的證詞是基於真實的數據與確切的回憶，並受到確實存在的士兵啟發，甚至很有可能引用了他們的文字。但是，這份證詞至少在某程度上，可以算是重新編寫過的文本。

四、揭開真面目：被塑造成戰爭見證的文本拼湊怪

44 SHD MV BB 4 1959, Minutes de la division navale du Tonkin : lettres reçues du Tonkin envoyées par amiral Courbet, 2e volume 1884 (東京海軍分艦隊會議記錄：孤拔上將從北圻寄出之信件 · 第二卷，1884 年)。

45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1:39; SHD MV BB 4 2479, Cahier d'ordre no 7 (第七號指令手冊)。

46 Charles-Lucien Huard, *La Guerre illustrée. Chine, Tonkin, Annam* (Paris: L. Boulanger, ca. 1886).

如果羅瓦爾的作品不只是作為小水手的靈感來源呢？這是前述提及的龐維德所提出地巧妙假設。清法戰爭結束後，羅瓦爾轉型成為作家，並以蘭德里（Marc Landry）的筆名在《費加洛報》（*Le Figaro*）撰寫以海事為主題的文章。他於 1897 年出版的《向旗幟致敬！從回憶錄摘錄之軍事故事》（*Au drapeau ! : Récits militaires extraits des mémoires*）書中，我們便可以看到羅瓦爾與 de Lonlay 之間的合作證據。⁴⁷ de Lonlay 甚至撰寫了該書中的部分段落。⁴⁸ 羅瓦爾嘗試過創作小說，出版戲劇與連載作品，其中的一部連載作品令人困惑：1895 年他曾在《科學插圖》（*La Science Illustrée*）週刊上發表一篇名為《未來海戰：一位海軍學員的戰爭日記》（*Batailles navales de l'avenir. Journal de guerre d'un aspirant de marine*）的作品。該作品以海軍學員的日記形式，記錄未來發生的某場戰爭。⁴⁹ 這部科幻小說以真名發表，背景設定在一場歐洲各國之間的戰爭，開頭的引言讓人聯想到三年前出版的《孤拔元帥的小水手》的引言：

參與對三國同盟戰爭海軍行動的地中海艦隊學員，無時無刻地在他的小筆記本上記錄自己的感受、情緒與期望，這些都是在令人無法忘卻的重大事件中留下的。儘管這本日記屬於個人私密記錄，但內容極其完整。我們認為，讀者會對這些速記感興趣，記錄內容不誇飾，但因其真切的口吻，而非常引人入勝。⁵⁰

這部小說在虛構主角於戰鬥中陣亡後戛然而止。從文風上來看，這部預言性小說與《孤拔元帥的小水手》本身並無太多相似之處，儘管某些細節可能會引起讀者的注意。像是，當海軍學員被上將親自挑選，欣喜成為他的副手時，這讓人聯想到「小水手」中的情節。同樣，海軍學員寫信給母親的段落也可能讓人聯想到《孤拔元帥的小水手》中的某些段落。⁵¹ 雖然我們無法提供確切證據，但是兩個故事在形式上的相似性、羅瓦爾與 de

47 Maurice Loir, *Au drapeau ! : Récits militaires extraits des mémoires* (Paris: Hachette, 1897).

48 Loir, *Au drapeau !*, 221.

49 Louis Figuier, comp., *La Science Illustrée*, vol. 16, nos. 392-413 (Paris: À la librairie illustrée, 1895), 13-450.

50 Figuier, comp., *La Science Illustrée*, 13.

51 Figuier, comp., *La Science Illustrée*, 142, 286.

Lonlay 之間的預設關聯、《孤拔將軍的艦隊》對《孤拔元帥的小水手》的影響等，似乎均暗示羅瓦爾可能直接參與過《地球畫報》的編輯過程。而對這位曾在 1892 年提倡「檔案真實性」的作者而言，這或許是歷史的一大諷刺：「我是那些認為應該尊重傳奇故事的人的一份子。這些故事提升了研究過去的人的理想。我戰勝了自己的猶豫，因為我相信，真相、簡單的真相，對「復仇者號」上的水手們來說，無疑是一種榮耀。」⁵²

除了羅瓦爾，編輯「Charles-Lucien Huard」似乎是另一個解開整件事的關鍵。Huard 是作家也是記者，曾撰寫過清法戰爭相關的作品；他也是有名的報刊主編，不僅多產，還創辦過諷刺漫畫刊物《傻瓜》(*Le Bouffon*, 1865-1874)。如上段結尾所述，《孤拔元帥的小水手》插畫取自他的著作《戰爭插畫集：中國、北圻、安南》(*La Guerre illustrée. Chine, Tonkin, Annam*)。然而，Huard 不單單只是作家，他還是《地球畫報》的總編輯。Huard 對科學精確並不在意，且熱愛使用筆名寫作，他著作的《戰爭插畫集：中國、北圻、安南》實際上也只是 1886 年前已發表之作品的混合體。他在書中沒有提供任何來源，甚至也沒有標註日期。但是，根據他對書中要角 Paul Bert (1833-1886) 的描述，該書背景應該是設定在 1886 年 2 月至 11 月之間 (Bert 於 1886 年 11 月去世)。

從該角度來看，畫報本身所具有的特質，便能提供我們最多與該文本相關的資訊。《地球畫報》由 Louis Boulanger 出版社出版，內容包括以殖民地為靈感的短篇小說連載、異國奇聞與地理文章。《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與該畫報首刊一起登場，又與其他風格類似的小說一同刊載，延續了殖民地遊說工具刊物的傳統，也是當時科學普及的媒介之一。《孤拔元帥的小水手》作為該畫報的第一期故事之一，而該畫報實際上也是主編 Huard 的另一份期刊（也是 Boulanger 出版）《旅行與陸海冒險報》(*Journal des voyages et des aventures de terre et de mer*) 的延續。⁵³這部報刊已被漫

52 Maurice Loir, *Le Vengeur, d'après les documents des archives de la Marine* (Paris: Administrations des deux revues, 1892), 19.

53 《地球畫報》1895 年被《旅行與陸海冒險報》併購，後者由 Dreyfous 出版社出版。

畫歷史學家研究，因為當中刊載了諷刺殖民暴力及「文明化」的內容。⁵⁴因此，或許可以說《孤拔元帥的小水手》是由一位專門研究清法戰爭的記者所主編的雜誌的「實驗品」，而這位編輯也已經寫過一本與這場戰爭相關的書。

在畫報第 8 期的讀者公告中，編輯部甚至自豪地宣稱，由於前幾期連載的成功，該畫報已經擁有超過十萬名讀者，而他們的辦公室亦已被來自各方的投稿堆滿；他們在畫報第 25 期公布寫作比賽結果，最終表示總共收到了 327 篇稿件。至於以書籍形式出版的「冒險與旅行」系列再版可能印量很少，當中主要收錄 Jules Lermina（1839-1915，也是《地球畫報》的編輯）和 Huard 的小說，目前這些小說似乎沒有被保存下來。⁵⁵ 在書籍版中，宣稱小水手證詞真實性的引言甚至被刪除，因此更能定調其小說性質。

筆者對小水手的證詞目前的假設如下：有可能編輯 Huard 得到了信，這些信可能是 Le Du 的。這些信可能是由小水手直接寄出，當中匯集他寄給「朋友」和母親的信。我們無法證實記者作家 de Lonlay 和編輯 Huard 是否有來往，但或許 de Lonlay 在 Bayard 號上停留的期間碰過 Le Du 本人，並得知 Le Du 正在寫一些「可以出版」的信，之後可能告知編輯 Huard，而 Huard 希望在畫報首篇中，讓這個故事大放異彩。他可能在這過程中與軍官出身的作家羅瓦爾有聯繫，因為從 1885 年 1 月以來，羅瓦爾一直在法國。編輯 Huard 先是親自監督了最初幾篇篇目的轉錄工作、為小水手訂製插畫；然後，將後續工作委派他人，並使用他之前已出版過的書裡面的插畫；之後，利用羅瓦爾和 de Lonlay 兩位所寫的書來補充和增強敘述張力。編輯 Huard 可能把小水手講述的關於其他同伴的故事，改為第一人稱角度。如此，就可以解釋小水手與魚雷艇隊長 Montfort 在石浦、在福州戰役中受傷，甚或是雜貨商與雞販故事之間的矛盾。

54 Camille Filliot, “Chapitre III. La vocation parodique,” part 2 of “La bande dessinée au siècle de Rodolphe Töpffer,” Töpfferiana, accessed August 24, 2024, <http://www.topfferiana.fr/2017/01/la-bande-dessinee-au-siecle-de-rodolphe-topffer-11/>.

55 該系列作品實際上大部分並未保存在法國國家圖書館（BnF）。此外，小水手的僅存實體書版本因狀況不佳，只能以微捲形式查閱。

我們可以推測，這些改寫可能直接來自記者作家 de Lonlay 或身兼軍官與作家的羅瓦爾，他們可能以寫手的身份為畫報撰文。羅瓦爾可能還在當中融入自己的記憶，甚至可能完全虛構了這位作為典型的「小水手」角色。至於小水手信中的「朋友」，可能是他的兄弟，或至少是與他母親同住的人，因為小水手曾在寫給收信者的信中提到「祖父」，也曾向收信者表示過自己將一些寫給母親的內容，寫在附於該信上的「紙條」，以免母親擔心。⁵⁶

五、中文版小水手來自何方？

接著將說明中文版的情況。與小水手相關的中文譯著有兩版本，一為 2003 年由玉山社出版的《當 Jean 遇上福爾摩沙：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札（1884-1885）》，另一則為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含原籌備處）分別於 2004 年與 2009 年出版的《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譯本。前者由帥仕婷與石岱（Stéphane Ferrero）翻譯，後者由鄭順德（Zheng Shun-de）翻譯。⁵⁷ 石岱的中文版本源自其學生時期的研究成果，即他於 1999 年在普羅旺斯大學（Université de Provence）完成的碩士論文。⁵⁸ 該法文論文另於 2005 年出版成書，之後他轉向於其他專業領域發展。⁵⁹ 石岱的碩士研究導師為白尚德（Chantal Zheng），而白尚德與中研院版本翻譯者鄭順德為夫妻。⁶⁰ 可以知道，小水手的中文譯本首次在臺灣出版與公開，時間點落在在 2003 年前後相關人士的推動：由一位誠摯熱心的學生完成，隨後由兩位歷史學者接手。

56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1:86-87.

57 （法）石岱（Stephane Ferrero）著，帥仕婷、石岱譯，《當 Jean 遇上福爾摩沙：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札（1884-1885）》（臺北：玉山社，2003）；（法）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

58 筆者在此感謝石岱所提供的資訊與協助。

59 Ferrero Stéphane, *Formose vue par un marin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 (Paris: L'Harmattan, 2005).

60 （法）白尚德（Chantal Zheng）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臺北：南天書局，1999）。白尚德與鄭順德關係可見《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頁 9。

以下說明兩版本的編排，並指出兩版本與原本畫報之內容差異。

石岱的版本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地球畫報》的書信翻譯與補述，補述部分主要介紹戰爭發展情況，第二部分為梳理戰爭發生背景，包括清領前後的福爾摩沙島概述，以及法國第三共和政治情況之解說。石岱版本中的書信，以小水手發信地點與日期分為四章，包含「來自福州與馬祖（1884年8月23日至1884年8月30日）」、「來自馬祖港（1884年9月20日至1884年9月24日）」、「來自基隆（1884年10月2日至1885年3月13日）」，以及「來自馬公與漁翁群島（1885年4月5日至1885年6月22日）」。該版本中，作者自行書寫的內容與小水手日記夾述，刊載的小水手書信並非全部翻譯，信件內容也經過不少刪改。當中，除了缺少1884年9月26日、1884年11月2日、1885年2月25日、1885年2月27日、1885年3月16日共五個日期，也另外加上了一個原畫報沒有的日期1884年10月2日。

鄭順德的版本也分為兩部分：前半部為中文翻譯，後半部為畫報內容法文重新繕打。中文部分沒有按照畫報原始篇目，而是重新根據信件內容分配成11章，並且將章節標題另外命名，篇名包含：「進攻福州、進攻基隆、淡水之役、霍亂肆虐、物質生活、獵頭國度、石浦海戰、諒山之役、涌江之役、攻佔澎湖、孤拔去世」。編排方式打破畫報原本沒有標題的書信格式，使中文世界讀者可以先透過標題理解信件關鍵內容。後半法文部分，則刪去畫報圖片，僅按照原本畫報內容打字成章。

圖片使用部分，石岱和鄭順德兩版本均經篩選後，配上原本畫報上的圖片。兩者並未完整刊出原篇對應的版畫，也都有採用其他法文出版品圖片、檔案圖片等，當作補充圖像。⁶¹

其中，石岱版本所收錄的畫報圖片圖題另編，圖題與原畫報不同；鄭順德的版本採取圖題部分另外編寫，穿插圖片也未按照原本畫報的時序配圖。舉例像是信件日期1884年8月30日關於閩江戰役、圖題為「奪取機關槍」（“Prise de la mitrailleuse”）的插圖，被放置在1884年10月

61 鄭順德在引言中說明，補充其他來源的附圖是為「增加趣味性與完整性」。（法）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3。

15 日（淡水之役）的篇章中，圖題亦變更為「有一位被我釘在戰友的身上」。⁶² 除了偶發時序有誤之外，圖題也未按原圖題呈現。

六、應用中文版小水手敘述的情況

2003 年與 2004 年《孤拔元帥的小水手》中譯本相繼出版後，直接引用中文版小水手敘述之論文，論文內容大致可分為八種主題如表一所示。⁶³ 大部分的研究引述的均以鄭順德版本為主，石岱版本為輔。

引述小水手的論文內容主要包含：一、與霍亂疫病相關的衛生問題；二、淡水戰役相關內容（包含法軍失敗原因、孫開華個人特色、法軍死傷等描述）；三、實施海上封鎖的情況；四、以孤拔為主之敘事（包含讚揚、行為、生病、過世）；五、對於中國人習慣、性格、行為等綜合描述；六、有關劉銘傳之描述；七、澎湖居民捕魚方式；八、基隆相關的戰爭情況。⁶⁴

62 圖題取自信件內文的一句話。(法) 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51。

63 包含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會議論文、博物館出版品。

64 許文堂，〈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臺灣史研究》13.1(2006.6): 1-50；林君成，〈試論中法戰爭法軍侵臺之落幕〉，《北市教大社教學報》5(2006.12): 65-105；顧瑞鈴，「劉銘傳新政之研究」（臺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陳廣文，「臺北府城興築與拆除之研究」（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楊玉菁，〈清法戰爭時期歐洲人眼中的北臺灣——以《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與《北台封鎖記》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2009.11): 276-302；許宗傑，「清代澎湖方志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藍啟文，〈風土病影響下的清法戰爭臺灣戰場(1884-1885)〉，《洄瀾春秋》8(2011.10): 91-131；簡于鈞，「重訪接觸帶：從西方旅人視野再見 19 世紀台灣(1860-1885)」（臺北：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王怡茹，「淡水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與發展——以清水祖師信仰為論述中心(1945 年以前)」（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12）；王怡茹，〈戰爭、傳說與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以淡水清水祖師信仰為論述中心〉，《民俗曲藝》180(2013.6): 165-215；林志雄，「圖說中法戰爭期間臺灣軍事籌防與其時空分析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14）；李宜樺，「淡水藝術節的環境劇場作品(2009-2013)——歷史再現、主體形塑與觀光凝視」；陳東昇，「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傳教士眼中的臺灣漢人社會」（臺北：國立

各論文依內容不同，在有單篇涉及多重主題的情況下，其中以淡水戰役相關的敘述數量最多且歷時不衰。⁶⁵ 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在於淡水戰役為法軍敗戰，且這場敗戰被視為是遠征福爾摩沙的轉捩點。引用該段內容大多為了描述戰事推進與戰期軼事，探討法軍失敗、清軍獲勝的原因；其次，從法軍口中描述對該戰爭看法，以小水手之口、第一人稱視角，直指淡水之役失敗關鍵，說服力倍增；最後是讀者閱讀經驗的考量，中文版重新編輯，將原第7期至10期半篇幅的部分另取標題「淡水之役」。中文編輯將主題鮮明化的做法，更方便臺灣讀者透過抓取時空脈絡，理解小水手的所在背景，加以利用小水手之描述，試圖還原戰場情況。

而對於傳染疾病的敘述引用，大部分的引用意義為說明法軍士兵健康狀況，以作當時臺灣風土病記載，並解釋醫治無策的現實；針對封鎖的描述，較多用於說明法軍攔截船隻搜刮，與封鎖政策效果及政經影響。這兩項描述引用，同樣地，透過第一人稱視角的陳述，更能充當「真實」的感受與立場，彌補清法戰爭敘事上的空白。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林君成，〈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中的爭議與幾個觀察〉，收入林寬裕編，《清法戰爭滬尾戰役130周年研討會成果集》(臺北：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2014)，頁15-26；許雪姬，〈清法北臺之戰的孫開華〉，收入林寬裕編，《清法戰爭滬尾戰役130周年研討會成果集》，頁163-182；林志雄、王明志、黎驥文，〈中法戰爭期間臺灣軍事籌防之時空分析與探究〉，《北市教大社教學報》13(2014.12): 246-263；邱靖翔，「淡水街區外圍大庄、沙崙、油車口的研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祁志榮，〈清代團練制度的發展與限制——以清法1884年淡水之役為例〉，《國防大學通識教育學報》9(2019.9): 193-213；朱芯儀，〈窮「圖」·「體」現：以《點石齋畫報》中法戰爭與甲申政變「戰爭圖像」為例〉，《東海中文學報》38(2019.12): 147-186；姜翔軒，「清代北臺灣砲台配置之研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林信成、范凱婷，〈淡水河口西仔反數位典藏清法戰〉，《博物淡水》12(2020.12): 34-53；陳李妮，「從堡壘到領事館：淡水紅毛城的書寫(1628-1945)」(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23)；黃寶雯，〈封鎖線下的進出口貿易：重探清法戰爭對臺灣之影響〉，《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9(2023.6): 77-109；陳志豪，〈清法戰爭與北臺灣武裝集團的動員——以張李成為例〉，《漢學研究》41.1(2023.3): 215-254。此清單並非詳盡無遺。

65 除了後述的原因之外，亦不可忽略臺灣史學區域學研究發展的結果。林呈蓉，〈區域史研究初探：以海洋史觀為中心〉，《台灣史學雜誌》26(2019.8): 17-38。

表一 中文論文使用《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內容分類

論文名稱	出版年份	霍亂疫病	淡水之役	封鎖情況	孤拔相關	中國習性	劉銘傳描述	澎湖捕魚	基隆戰役
〈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	2006	✓	✓			✓			✓
〈試論中法戰爭法軍侵臺之落幕〉	2006				✓				
〈劉銘傳新政之研究〉	2008		✓				✓		✓
〈臺北府城興築與拆除之研究〉	2009		✓	✓					
〈清法戰爭時期歐洲人眼中的北台灣——以《北台封鎖記》與《孤拔元帥的小水手》為例〉	2009	✓		✓		✓			
〈清代澎湖方志研究〉	2010							✓	
〈風土病影響下的清法戰爭臺灣戰場（1884-1885）〉	2011	✓				✓			
〈重訪接觸帶：從西方旅人視野再見 19 世紀台灣（1860-1885）〉	2012	✓	✓	✓	✓	✓			
〈淡水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與發展——以清水祖師信仰為論述中心（1945 年以前）〉、〈戰爭、傳說與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以淡水清水祖師信仰為論述中心〉	2012 2013		✓						
〈圖說中法戰爭期間臺灣軍事籌防與其時空分析研究〉	2013	✓	✓	✓					
〈淡水藝術節的環境劇場作品（2009-2013）——歷史再現、主體形塑與觀光凝視〉	2014		✓						
〈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傳教士眼中的臺灣漢人社會〉	2014				✓		✓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中的爭議與幾個觀察〉	2014		✓						
〈清法北臺之戰中的孫開華〉	2014		✓						
〈中法戰爭期間臺灣軍事籌防之時空分析與探究〉	2014	✓							
〈淡水街區外圍大庄、沙崙、油車口的研究〉	2019		✓						

〈清代團練制度的發展與限制——以清法 1884 年淡水之役為例〉	2019		✓							
〈窮「圖」·「體」現：以《點石齋畫報》中法戰爭與甲申政變「戰爭圖像」為例〉	2019									✓
〈清代北臺灣砲台配置之研究〉	2020		✓							✓
〈淡水河口西仔反數位典藏清法戰〉	2020		✓							
〈從堡壘到領事館：淡水紅毛城的書寫（1628-1945）〉	2022		✓							
〈封鎖線下的進出口貿易：重探清法戰爭對臺灣之影響〉	2023			✓						
〈清法戰爭與北臺灣武裝集團的動員——以張李成為例〉	2023		✓							
總和		6	15	6	3	4	1	1	4	

七、有趣、方便、權威：中文翻譯資料問題

臺灣研究者使用清法戰爭法文原籍之中文翻譯，最常見的搭配為鄭順德翻譯、中研院出版的《孤拔元帥的小水手》，以及黎烈文翻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法軍侵臺始末》。

《法軍侵臺始末》原書名為《1884-1885 年法國人遠征福爾摩沙》(*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於 1894 年出版，作者為曾參加戰爭的嘉諾。⁶⁶ 從《法軍侵臺始末》的翻譯黎烈文在引言的說明可知，該譯本翻譯工作使用法文原書之外，亦參考日文版本譯者板倉貞男於 1932 年出版的《仏軍台灣遠征史：1884 年 -1885 年》，原書與日譯版本皆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⁶⁷

66 (法) Eugène Garnot 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67 (法) Eugène Garnot 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 7。(法) エ・ガルノー著，(日) 板倉貞男譯，《仏軍台灣遠征史：1884 年 -1885 年》(臺北：臺灣時報，1932)。

然而，鄭順德翻譯的《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引言中，並未說明其原書稿的來源與相關出版資訊。他在引言僅回溯翻譯自己前作 1999 年出版的《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也沒有提到石岱版本的出版。⁶⁸ 儘管《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該譯著中，法文部分頁面上方印有《地球畫報》內容原名「*La Terre illustrée*」的字樣，引言中卻只說明譯著中使用「原書」附圖。⁶⁹ 未明確說明原書資訊的情況下，不免讓讀者困惑原文的出版資訊與情況。從他的敘述來看，也無法確認翻譯參考的是 1890 年開始連載的畫報，還是 1895 年再版的書籍，抑或是兩者皆有參考。⁷⁰

透過鄭順德翻譯的引言，可知他認為小水手的書信內容可以補足不少正史不足，他也把該書定調為報導文學的一種，說明為「既非正史也非虛構」。⁷¹《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內容的特殊與奇異似乎先被擋置，在無法確認書寫者與信件來源的情況下，因其生動、有趣又附上插圖，該書似乎更能說服與引起學者和歷史愛好者關注。⁷²針對小水手的文字評價，譯者的正面肯定包括小水手對於事情的觀察入微，以及能夠展現當時一般法國人的心態；他也指出小水手的文筆欠佳、思路有脫序及當時的口語應用，為翻譯增加不少難度。⁷³引言末段，鄭順德雖然有說明小水手的描述與其他清法戰爭證詞有高度的相似性，可惜的是只將原因歸結於為同部隊人員，跳脫了查核應證。⁷⁴

事實上，許文堂曾在 2006 年注意到小水手的內容可能是「謄寫」或「改編」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他引述作為證明的部分為《孤拔元帥的

68 (法) 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1。

69 同上註，頁 3。

70 《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中，《地球畫報》的參考書目出版日期為 1990-1991 年，筆者認為可能是書寫錯誤。另外，該參考書目也未見其參考版本之出版社。《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頁 201。

71 (法) 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1。

72 許文堂認為作者身分確實不確定，但因為連載有附圖而使得內容「真實可信」。許文堂，〈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臺灣史研究》：22。

73 (法) 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1。

74 實際上，筆者也是藉由法軍留下的證詞比較，最終查明小水手的身分，將於後文說明。

小水手》中譯本後半部的法文內容：「在這裡結束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通信。我們希望讀者在閱讀這些信件時，能感受到跟我們在轉錄這些信件時所體會到的快樂」，然而這句話並未在任何中文翻譯版本中呈現中譯，三個版本（石岱版本、2004 年和 2009 年的鄭順德版本）跳過了重要的提示。⁷⁵這顯然是讀者需要知道與理解原文本內容的關鍵句子。

由上述可知，中譯本的版本雖然缺少了原著出處的說明與編按未譯，卻也稍微觸及到小水手可能代表當時法國大眾讀者心態，以及思想有脫序等獨有的特色。然而，研究界對於小水手的身分與內容可信度的討論，便沒有再推進。

閱讀小水手中文版，再加上譯者說明，我們可以知道小水手原文描述內容的通俗性與娛樂性；與清代中文資料的文言文對比之下，小水手的想法藉由直白又貼近生活的白話翻譯，更顯得平易近人，進而充滿魅力與說服力。雖說清法戰爭來自法方資料的中譯版本本來就不多，但是也因為《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內容獨有的特色，使其成為中文世界清法戰爭研究參考與引述不可或缺的材料之一。⁷⁶

於是，雙重的親近感濾鏡——原本法國的通俗大眾，再加上翻譯成中文的白話特性——似乎也使得研究者忽略檢視原文文本內容、追溯原始材料來源的重要性。總體而言，雖有研究點出《點石齋畫報》錯誤與誇大報導的研究，卻幾乎沒有質疑《孤拔元帥的小水手》經過操作的聲音。⁷⁷

爬梳與考證《孤拔元帥的小水手》作者與內容來源的過程，間接使得臺灣學界對外語史料的接受條件／判準問題浮現。其中，除了牽涉對外語史料的翻譯、編輯、應用等的信任實踐，也缺少對跨語境史料的檢視、批

75 在《孤拔元帥的小水手》中文部分頁 139，不見法文部分頁 291 的完整翻譯。許文堂，〈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22。《孤拔元帥的小水手》2009 年再版也沒有該句翻譯，石岱版本亦沒有該句翻譯，（法）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98。

76 研究者大多使用的法國官方資料為楊家駱主編，《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臺北：鼎文書局，1973）當中的《中法戰爭文獻彙編》冊七《法國黃皮書》、《法國外交文牘》。

77 許文堂，〈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1-50。

判與警覺。⁷⁸隨著歷史通俗化、大眾化的發展趨勢，以小水手的例子，即直接取用原先已然生動、有趣且直接的第一人稱敘述，在說服當代的讀者與觀眾的同時，也忽視了外語材料的史實效度與生成脈絡。

八、結 語

總而言之，聲稱了解「真相」都是不切實際的。首先，上述的小水手身分證據永遠無法百分之百正確解答我們所提出的質疑；其次，由於畫

78 文以下舉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的《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 1884-1885》為例，顯示手寫資料轉譯所出現的錯誤情況。案例為一開始由手寫書信變印刷體的過程解讀有誤，進而導致中文意思偏誤。原始手寫書信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清法戰爭期間 Rene Coppin 手稿 4」，1885 年 4 月 8 日信件，登錄號：2011.012.0193.0024。信件開頭被解讀為「Taiwan-Tu」，實際上透過書信中的其他「F」判斷，可知原先即是寫「Taiwan-Fu」，沒有寫錯；第一段結尾被解讀為「pourai」且指正為「pourrai」，實際上寫信的人本就已經寫兩個「r」；第二段的「intérêts」（利益）被解讀為「actuels」（時事）、「l'extérieur」（外部）被解讀為完全相反的「l'intérieur」（內部）；倒數第五段中的「maison」（家庭）則被解讀為「prison」（監獄）等都明顯改變原本意義，以致中文翻譯錯誤的情況很常見。法文印刷體見（法）科邦著，季茱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 1884-1885》，頁 416；中文翻譯見頁 417。再者，頁 411 譯者說明字跡無法辨識故無法翻譯，實際上為可判讀，內容為「Taiwanfu, lundi matin. Mille fois merci, mon cher commandant, pour votre gracieux envoi. Quel horrible temps ! Je voudrais venir vous remercier moi-même et je profiterai pour cela de la première embellie. Ayez l'obligeance de nous faire connaître quand partira le d'Estaing pour Hong Kong afin d'expédier la correspondance. Je vous envoie toujours un premier paquet de lettres à l'adresse du chef d'état-major et pour le courrier. Sentiments bien dévoués. (signé) F. Martin」，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1883 年 2 月 21 日清法戰爭期間法國人書信」登錄號：2010.018.0018。此外，顯見的拼字錯誤也出現在清法戰爭的中文譯作《法蘭西侵臺記：從霍亂到封鎖》（*Notes sur l'envahissement français à Formose : du choléra au blocus maritime*）中〈福爾摩沙與澎湖群島：1884-1885 年兩個島嶼佔領期間的霍亂〉（“Formose et les Pescadores, le choléra pendant l'occupation de ces deux îles 1884-1885”）的標題，譯者連續將標題中的數字二「deux」拼成「duex」，見（法）巴耶（Bahier）、恩斯特·哈戈（Ernest Ragot）著，杜立中譯註，《法蘭西侵臺記：從霍亂到封鎖》（臺北：元華文創，2024），頁 i（譯序）與頁 2（篇名頁）；而該書標題用「envahissement」說明侵臺情況，或許文學性地隱喻霍亂蔓延與軍事攻擊的雙重入侵，但在自然的選字情況下，「invasion」或許才是更典型、明確的用詞。

刊編輯的介入，被篡改的部分究竟有多少，顯然不得而知。當然，我們可以認為一些書面記載與事實不一致又何妨。但是，如果是小水手自己對母親撒謊，關於「Zéphir」和雞的故事又該如何解釋？而如果一切為真，又或者都只是巧合呢？如果小水手只是靈感來源，而編輯部從未收到任何信件呢？至於羅瓦爾的科幻小說，也許他只是單純受到小水手連載的啟發而寫。倘若《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完全是虛構的，那麼該作者無論是記者還是退役軍人，都徹徹底底借用了真實士兵的生活（像是 Le Du、掉入雞販陷阱的倒霉士兵，甚至還包含魚雷艇隊長 Yves Montfort 或福州 45 號魚雷艇上的士兵），這表示《孤拔元帥的小水手》是一件極為精妙的文本加工案例，甚至也矇住許多研究者的雙眼。然而，因為無法證明這一點，亦不敢深想。

儘管檢視了超過 400 多箱的檔案資料，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當時在島上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⁷⁹ 檔案本身也無法作為真相的保證：如果孤拔在福州傷兵名單上出錯，而小水手實際上受了傷呢？如果是 de Lonlay 根據 Le Du 在 Bayard 號上提供的資訊寫書呢？可知的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不論如何，它似乎是一部經過修改的作品。筆者認為，其中大部分內容為真，但在將其作為戰爭見證使用之前，至少有必要提出它所引來的研究方法論問題。對歷史學家而言，批判性地檢視文本來源、追溯原始材料、確認翻譯成果，以及不要盲目信任被當作權威參考的資料之外，我們現在應該也可以利用計算語言學（計量文獻學，尤其針對羅瓦爾的作品）的方法釐清文本引發的問題。⁸⁰

小水手的證詞確實提供許多與戰爭相關的資訊，研究清法戰爭未涉及這份資料也是個錯誤。但要注意的是，「Jean L.」可能並不是這場戰役中最具代表性的士兵，因為他在 Bayard 號上，而且他對福爾摩沙生活也只是片面了解。更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數的法軍步兵是來自非洲營或外籍

79 檔案內容見註 6。

80 計算語言學利用數位人文的計算方法來研究古代文獻的學科。計量文獻學是其分支之一，為藉由對詞彙數據的定量分析，確定文本年代、識別作者或分析古代文本創作方法的學科。

兵團的士兵，他們多數不會說法語或不識字。因此，這場戰爭占大多數的士兵，實際上並沒有留下任何書面紀錄。我們目前看到的只是菁英者留下的、書面文本中的冰山一角；並且，對照不同清法戰爭的法軍文本，可知戰爭的整體已被簡化為一種論述，收束成便於保存與再現的敘事材料。這些清法戰爭見證者相互轉錄與改寫的結果，也確實直接影響到當代學界對清法戰爭的認識，容易產生概括而論的簡化判斷。

從根本上來說，或許更有意義的不再只是這些軼事的真偽，而是在於刊載內容的編輯修改。這些修改反映出十九世紀末受殖民風格影響的報刊文化——一種瘋狂的生產——推動著異國冒險。這樣的做法，正如學者 Sylvain Venayre 所言，讓當時處於相對和平的法國人，能夠想像和幻想「遠方的戰爭」。⁸¹ 另一方面，從使用這本書十九世紀末法文出版品的軌跡，也可以看見二十一世紀初臺灣歷史的建構過程：不知出於誰手的小士兵書信，因研究建置初期的翻譯版本問世，彷彿成為清法戰爭在臺灣的唯一見證，並逐漸成為地方認同與標誌歷史記憶的利器。時間推移的過程中，小水手的文字好比被建構的、自認客觀與真實的鏡面，照映出相隔百年的兩種社會對世界的想像，更反映出當代學界缺乏檢視機制的景況。

附錄一 小水手與 de Lonlay 的描述對照舉例 (粗體為小水手，斜體為 de Lonlay)

[Mousse :] Celui-là peut se vanter d'avoir eu une existence régulière. Il aurait dû vivre cent ans, n'était la fatigue. À sept heures du matin, il était sur pied, s'étant fait bouchonner d'eau froide comme un cheval de sang. Son matelot d'ordonnance, Jean l'aimait bien, lui aussi, et le soignait comme une petite maîtresse : dès le matin il lui faisait la barbe. Veux-tu savoir comment il s'habillait ?

[De Lonlay :] L'existence de l'amiral pendant toute la campagne de Chine était des plus réglées. Tous les matins, été comme hiver, il se levait entre sept

⁸¹ Sylvain Venayre, *Les guerres lointaines de la paix : Civilisation et barbarie depuis le XIX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2023).

heures et sept heures et demie, et procédait à une ablution des plus complètes, prenant un tub d'eau froide où il se faisait éponger par Jean, son fidèle matelot d'ordonnance.

Le matin, en été, un veston bleu, en flanelle, avec des boutons d'or, trois étoiles d'argent sur la manche : pantalon et guêtres de toile blanche. Une chemise col droit et une cravate noire, un casque blanc avec le ruban noir du Bayard. Ce qu'il était élégant et fin ! J'ai vu bien des officiers farauds qui avaient l'air d'être mal mis auprès de lui, d'autant qu'il n'y a pas à dire mon bel ami, mais l'habitude du commandement vous donne une crânerie charmante. Très calme, quand il se promenait avec ses mains dans les poches, on n'avait qu'à le regarder pour se dire : - Cela, c'est l'amiral !

Il se faisait ensuite la barbe et, en été, endossait le costume suivant : chemise à col droit, cravate noire, veston de flanelle bleue croisé à boutons d'or, avec attentes et portant sur les manches trois petites étoiles d'argent. Pantalon et guêtres en toile blanche. Pour coiffure, il portait, dans la rivière Min, un petit chapeau canotier en paille jaune avec le ruban noir portant le mot Volta en lettres d'or, et à Kélung un casque blanc avec le ruban noir du Bayard.

En hiver, la flanelle était un peu plus épaisse, voilà tout.

En hiver, l'amiral portait une redingote en flanelle à trois étoiles, un pantalon bleu, et une casquette brodée d'or et étoilée.

Il avait un geste que nous connaissions tous, c'était d'avoir une main dans la poche de son veston et d'agiter son lorgnon de l'autre. Ce lorgnon-là était un baromètre pour nous : quand il était au calme, se dandinant tout tranquillement, c'est que ça allait bien et que rien ne clochait ; mais quand il y avait des points noirs, - physiques ou moraux, - alors ce satané lorgnon se démenait comme s'il avait eu à danse de Saint-Guy.

Aussitôt habillé, l'amiral se promenait pendant une demi-heure sur sa galerie, observant toute l'escadre, tenant habituellement la main gauche dans la poche de son veston, et de la droite agitant son lorgnon.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清法戰爭期間 Rene Coppin 手稿 4」，1885 年 4 月 8 日信件，登錄號：2011.012.0193.0024。「清法戰爭期間 Rene Coppin 書信 23」，1884 年 9 月 9 日信件，登錄號：2011.012.0193。「1883 年 2 月 21 日清法戰爭期間法國人書信」，登錄號：2010.018.0018。「《1884-1885 年法國人遠征福爾摩沙》手稿」，登錄號：2010.018.0024.0001。

Cahu, Théodore. *L'Amiral Courbet en Extrême-Orient : notes et correspondance*. Paris: Léon Chailley, 1896.

Collection José Sourillan, Chine, prise du Tonkin 1882-1885: February 21, 1939. Laboratoire de recherche historique Rhône-Alpes, Lyon.

Daras Jean. *Formose (1884-1885), notes de campagne*. In *Souvenirs et Mémoires*, edited by Bonnefon Paul. Vol. 5, 97-131, 257-278, 326-346, 513-521. Paris: Lucien Gouy, 1900.

de Lonlay, Dick. *L'amiral Courbet et le Bayard : récits, souvenirs historiques*. Paris: Garnier, 1886.

Duboc, Émile. *35 mois de campagne en Chine, au Tonkin. Courbet, Rivière (1882-1885)*. Paris: Charavay, 1898.

Figuier, Louis, comp. *La Science Illustrée*. Vol. 16. Nos. 392-413. Paris: À la librairie illustrée, 1895.

Filliot, Camille. "Chapitre III. La vocation parodique." Part 2 of "La bande dessinée au siècle de Rodolphe Töpffer." *Töpfferiana*. Accessed August 24, 2024, <http://www.töpfferiana.fr/2017/01/la-bande-dessinee-au-siecle-de-rodolphe-topf-11/>.

Garnot, Eugène.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aris: C. Delagrave, 1894.

Huard, Charles-Lucien. *La Guerre illustrée. Chine, Tonkin, Annam*. Paris: L. Boulanger, ca. 1886.

Journal Officiel, 26/03/1921, 29/12/1933, 8/08/ 1940, 4/04/1946,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rf/jo>.

L., Jean.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In *La Terre illustrée : voyages, romans, aventures, curiosités, pêches, chasses*. Volume de 1ère année. Paris: L. Boulanger, 1890. 4-JO-10505. 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 Paris.

L., Jean.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In *Lectures pour tous*. Vols. 1-2. Paris: L. Boulanger, 1895[1891]. 8-Y2-17480.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 Loir, Maurice. *Le Vengeur, d'après les documents des archives de la Marine*. Paris: Administrations des deux revues, 1892.
-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aris: Berger-Levrault, 1894[1885].
- Loir, Maurice. *Au drapeau ! : Récits militaires extraits des mémoires*. Paris: Hachette, 1897.
- Rollet de l'Isle, Charles-Dominique-Maurice. *Au Tonkin et dans les mers de Chine : souvenirs et croquis (1883-1885)*. Paris: E. Plon, 1886.
- SHD Vincennes MV BB 4. Rochefort (2C) and Cherbourg (3C). Les Archives de Brest.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 Paris. <https://archives.brest.fr/>.
- Thirion, Paul-Anatole. *L'expédition de Formose : souvenirs d'un soldat*. Paris: Henri Charles-Lavauzelle, 1898.
- “Un Magnifique fait d'armes à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La Jaune et la Rouge* 62 (June 1953): 31-41.

二、近人論著

- 王怡茹 2012 「淡水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與發展——以清水祖師信仰為論述中心（1945年以前）」，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王怡茹 2013 〈戰爭、傳說與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以淡水清水祖師信仰為論述中心〉，《民俗曲藝》180(2013.6): 165-215。
- (法) 巴耶 (Bahier)、恩斯特·哈戈 (Ernest Ragot) 著，杜立中譯註 2024 《法蘭西侵臺記：從霍亂到封鎖》，臺北：元華文創。
- (法) 白尚德 (Chantal Zheng) 著，鄭順德譯 1999 《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臺北：南天書局。
- (法) 石岱 (Stephane Ferrero) 著，帥仕婷、石岱譯 2003 《當 Jean 遇上福爾摩沙：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札 (1884-1885)》，臺北：玉山社。
- 朱芯儀 2019 〈窮「圖」·「體」現：以《點石齋畫報》中法戰爭與甲申政變「戰爭圖像」為例〉，《東海中文學報》38(2019.12): 147-186。
- 李宜樺 2014 「淡水藝術節的環境劇場作品（2009-2013）——歷史再現、主體形塑與觀光凝視」，臺南：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碩士論文。
- 林君成 2006 〈試論中法戰爭法軍侵臺之落幕〉，《北市教大社教學報》5(2006.12): 65-105。
- 林君成 2014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中的爭議與幾個觀察〉，收入林寬裕編，《清法戰爭滬尾戰役 130 周年研討會成果集》，臺北：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頁 15-26。

- 林呈蓉 2019 〈區域史研究初探：以海洋史觀為中心〉，《台灣史學雜誌》26(2019.8): 17-38。
- 林志雄 2014 「圖說中法戰爭期間臺灣軍事籌防與其時空分析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
- 林志雄、王明志、黎驥文 2014 〈中法戰爭期間臺灣軍事籌防之時空分析與探究〉，《北市教大社教學報》13(2014.12): 246-263。
- 林信成、范凱婷 2020 〈淡水河口西仔反數位典藏清法戰〉，《博物淡水》12(2020.12): 34-53。
- 祁志榮 2019 〈清代團練制度的發展與限制——以清法 1884 年淡水之役為例〉，《國防大學通識教育學報》9(2019.9): 193-213。
- 邱靖翔 2019 「淡水街區外圍大庄、沙崙、油車口的研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姜翔軒 2020 「清代北臺灣砲台配置之研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法) 科邦 (René Coppin) 著，季茱莉 (Julie Couderc) 譯註 2013 《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 1884-1885》，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淡水古蹟博物館 2020 「淡水風雲 決勝西仔反」影片，YouTube，https://youtu.be/v5vktvpIBu8?si=llcgYv8gg_8vCM0P (2024.5.5 上網檢索)
- 許文堂 2006 〈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臺灣史研究》13.1(2006.6): 1-50。
- 許宗傑 2011 「清代澎湖方志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許雪姬 2014 〈清法北臺之戰的孫開華〉，收入林寬裕編，《清法戰爭滬尾戰役 130 周年研討會成果集》，臺北：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頁 163-182。
- 陳志豪 2023 〈清法戰爭與北臺灣武裝集團的動員——以張李成為例〉，《漢學研究》41.1(2023.3): 215-254。
- 陳李妮 2023 「從堡壘到領事館：淡水紅毛城的書寫 (1628-1945)」，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陳東昇 2015 「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傳教士眼中的臺灣漢人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廣文 2009 「臺北府城興築與拆除之研究」，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黃寶雯 2023 〈封鎖線下的進出口貿易：重探清法戰爭對臺灣之影響〉，《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9(2023.6): 77-109。

- 楊玉菁 2009 〈清法戰爭時期歐洲人眼中的北台灣——以《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與《北台封鎖記》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2009.11): 276-302。
- 楊家駱主編 1973 《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臺北：鼎文書局。
- (法) 鄧雅森 (Arsène Donada-Vidal) 著，黃瀨任譯 2024 〈「一種難以釋懷的悲傷」書寫戰爭的暴力——法軍在福爾摩沙遠征（1884 年 -1885 年）的記憶建構與寫作策略〉，《師大台灣史學報》16-17(2024.2): 235-253。
- 簡于鈞 2012 「重訪接觸帶：從西方旅人視野再見 19 世紀台灣（1860-1885）」，臺北：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藍啟文 2011 〈風土病影響下的清法戰爭臺灣戰場（1884-1885）〉，《洄瀾春秋》8(2011.10): 91-131。
- (法) 龐維德 (Frédéric Laplanche) 著，徐麗松譯 2021 《穿越福爾摩沙 1630-1930：法國人眼中的台灣印象》，新北：八旗文化。
- 顧瑞鈴 2008 「劉銘傳新政之研究」，臺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专班碩士論文。
- (法) エ・ガルノー著，(日) 板倉貞男譯 1932 《仏軍台灣遠征史：1884 年 -1885 年》，臺北：臺灣時報。
- (法) Eugène Garnot 著，黎烈文譯 1960 《法軍侵臺始末》，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法) Jean L. 著，鄭順德譯 2004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Ferrero, Stéphane. *Formose vue par un marin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 Paris: L'Harmattan, 2005.
- “Once Upon a Taiwan”，<https://donada.notion.site/Once-Upon-a-Ta-wan-ab245103b3a74996b797147e1346d3e0?pvs=4> (2024.6.27 上網檢索)。
- Venayre, Sylvain. *Les guerres lointaines de la paix : Civilisation et barbarie depuis le XIX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2023.

A Contested Testimony Raised as Proof of the Sino-French War in Taiwan? Analysis of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Huang Ching-jen* and Arsène Donada-Vidal**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a long-forgotten French serialized nove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Admiral Courbet's Little Sailor*), which has been revived by Taiwanese scholars since the 2000s as a key first-hand account of the Sino-French War (1884-1885). Originally published between 1890 and 1891, the text's recent resurgence raises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Through textual and documentary analysi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likely identity of the author(s) and argues that, while the narrative draws on real events, it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ltered after the fact. It also examines Chinese translations and the text's use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assessing its role as historical evidence. Rather than simply filling gaps in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 the colonial-era *Le mousse* offers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world of late 19th century French periodical publishing. Its reappearance in Taiwan not only reflects the emergence of a Formosa-centered national narrative, but also underscores the fragile foundations of trust in cross-cultural historical sources.

Keywords: Sino-French War, research methodology, colonial war, histori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 Huang Ching-jen, master's,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rsène Donada-Vidal, master's, Graduate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archiviste paléographe student, 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